

中國解剖學先鋒

王清任及其「醫林改錯」

陳勝崑

著書不明臟腑豈不癡人說夢

治病不明臟腑何異盲人夜行

——王清任——

(一) 前言

王清任(一七六八～一八三一，乾隆三十二年～道光十一年)字勤臣，直隸玉田人，著「醫林改錯」一書成於道光十年，此書乃王積四十年經驗親自觀察臟腑所得，其「石破天驚」震撼中國傳統醫學界當不下於維薩留斯之於西洋醫學界，但維薩留斯被譽為近代解剖學之父，王則隨歷史而湮沒。筆者讀王之「醫林改錯」每每感嘆其用功之勤，觀察之深，更深佩其富於勇氣及革命精神，故擬將其事跡公之於世人，俾有助於明白中西醫學交通史及中西醫學之本質。

(二) 王清任以前之醫學思想

據范適著「明季西洋傳入之醫學」，言中國醫學有三變：一、五朝一變江右以前虛玄守闕之醫學而成崇實燦備之醫學。二、金元一變以前香燥一尊之醫學而成偏攻偏補各家自為法之醫學。三、乃清季之變。金元之變，醫學遂成大家即劉、張、李、朱、四派。金元乃外族入中國者，劉、張、李、朱四派（註一）即可能受外國醫學影響，而各有其特色者。其功勞為豐增醫學之內容，其流弊則因受宋儒性說的影響，而大唱陰陽五行（那師語），更因醫藥分家的影響，醫者不諳本草諸書，其理論遂流入架空。明代受歐陽修、蘇氏兄弟、朱子的影響喜以批評眼光讀經書，而有方有執之「傷寒論條辨」，指出傷寒論中有竄亂之處，加以改訂新確見端倪，但朱明一代沿習金元醫學乃不爭之事實。明中葉後天主教耶穌會挾其科學入中國，深深影響中國之天文學、數學、地理學及火器之製造，在醫學方面文獻略之「性學補述」高一志之「空際格致」、畢方濟之「靈言鑑勺」皆言醫學，但此期之醫學書將神學、靈魂及醫學神經混為一談，後來鄧玉函著「人身說概」、羅雅各著「人身圖說」，為科學之解剖學輸入中國之始，鄧書現有部份證據可能譯自維薩留斯的「人體構造」（註二）。中國傳統醫學之不重解剖，不重病理乃西醫最詬病者，亦

中醫易流於玄想之處。鄧書對中國醫學之影響似乎極微，但其精神一脈相傳隱約可見——鄧影響金聲（字正希，著有尙志堂人稿），金影響王清任、汪訥庵（著有本草備要）及李志銳。王影響陳定泰（著有醫談真傳）。

註一：金元四大家：劉：劉河曲：重寒涼

張：張子和：重攻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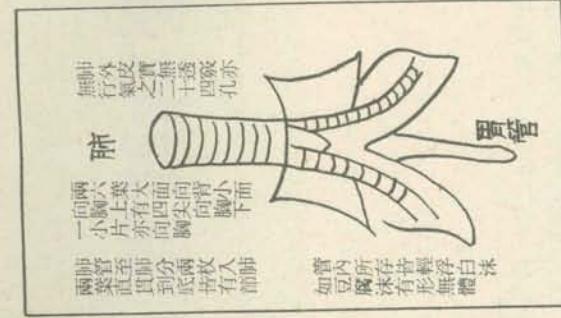
李：李東垣：重補中益氣

朱：朱丹溪：重養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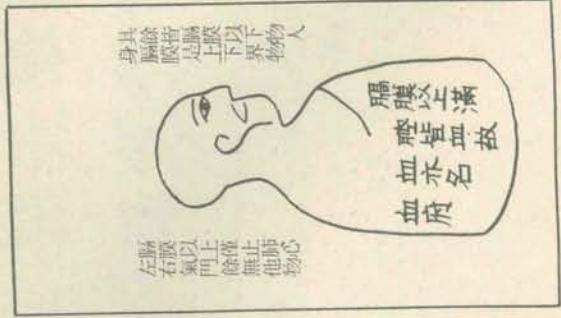
註二：維薩留斯「人體構造」刊於一五四三（明嘉靖二十二年），又經數次修改再版數次，鄧玉函於天啟元年（一六二一）出發至中國，以鄧之博學、名重貴卿，對維薩留斯當有所聞。查鄧之「人身說概」內容順序，竟與維書同，故可能「人身說概」乃摘譯自「人體構造」。

(三) 王清任著「醫林改錯」之經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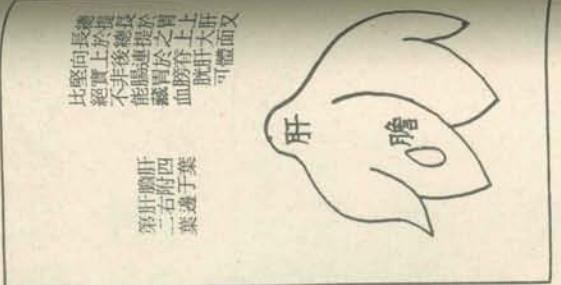
在「醫林改錯」中王清任自敘其觀察臟腑之經過：「嘉慶二年丁巳，余年三十，四月初，遊於灤州之稻地鎮。其時彼處小兒，正染瘧疹病症，十死八九。無力之家，多半用代蓆裹埋。代蓆者，代棺之蓆也。彼處鄉風，更不深埋，意在犬食，利於下胎不死。故各義塚中，破腹露臟之兒，日有百餘。余每日壓馬過其地，初未嘗不掩鼻。後因念及古人所以錯誤臟腑，益未嘗親見。遂不避污穢。每日清晨赴其義塚，就群兒之露臟者細視之。」此行為如同維薩留斯不滿意巴黎大學的解剖教授只知背誦古書而不親自解剖，便每天晚上跑去墳場收尋骨頭。「犬食之餘，大約有腸胃者多，有心肝者少。互相參看，十人之內，看全不過三人。連視十日，大約看全不下三十餘人。始知醫書中所繪臟腑形圖，與人之臟腑，全不相合，即件數多寡，亦不相符。」此王清任疑古之時，此思想必受同時考證科學風氣之影響。亦與維薩留斯懷疑蓋倫（Galex）之書相互輝映。「惟胸中膈膜一片，其薄如紙，最關緊要。及余看



王清任親見改正臟腑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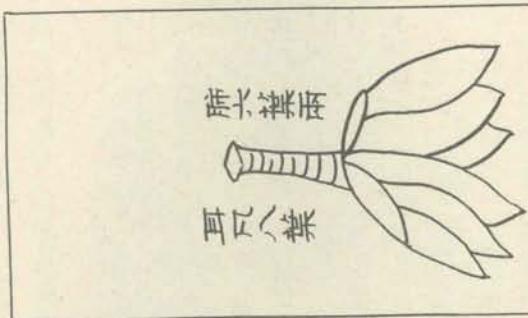


A diagram of a human torso from the neck to the waist. Inside, several organs are labeled: 腸膜以上滿脇 (Lung cavity above full ribs), 脊髓 (Spinal cord), 膽管 (Bile duct), 血亦名血府 (Blood also called Blood Palace), and 血脈 (Blood vessel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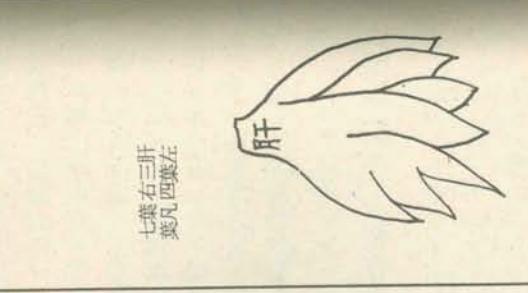


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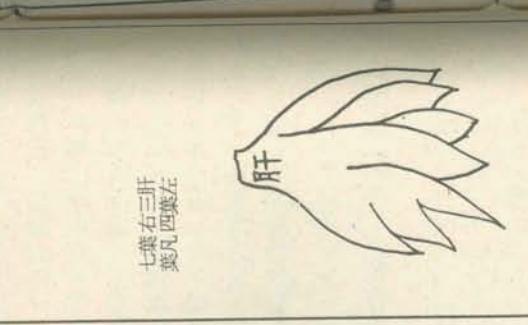
比堅向於後連於脊，可藏血脈。非腸胃肝膽，可體面大肝脾也。



古 腸腑圖



左三肝右四葉
七葉凡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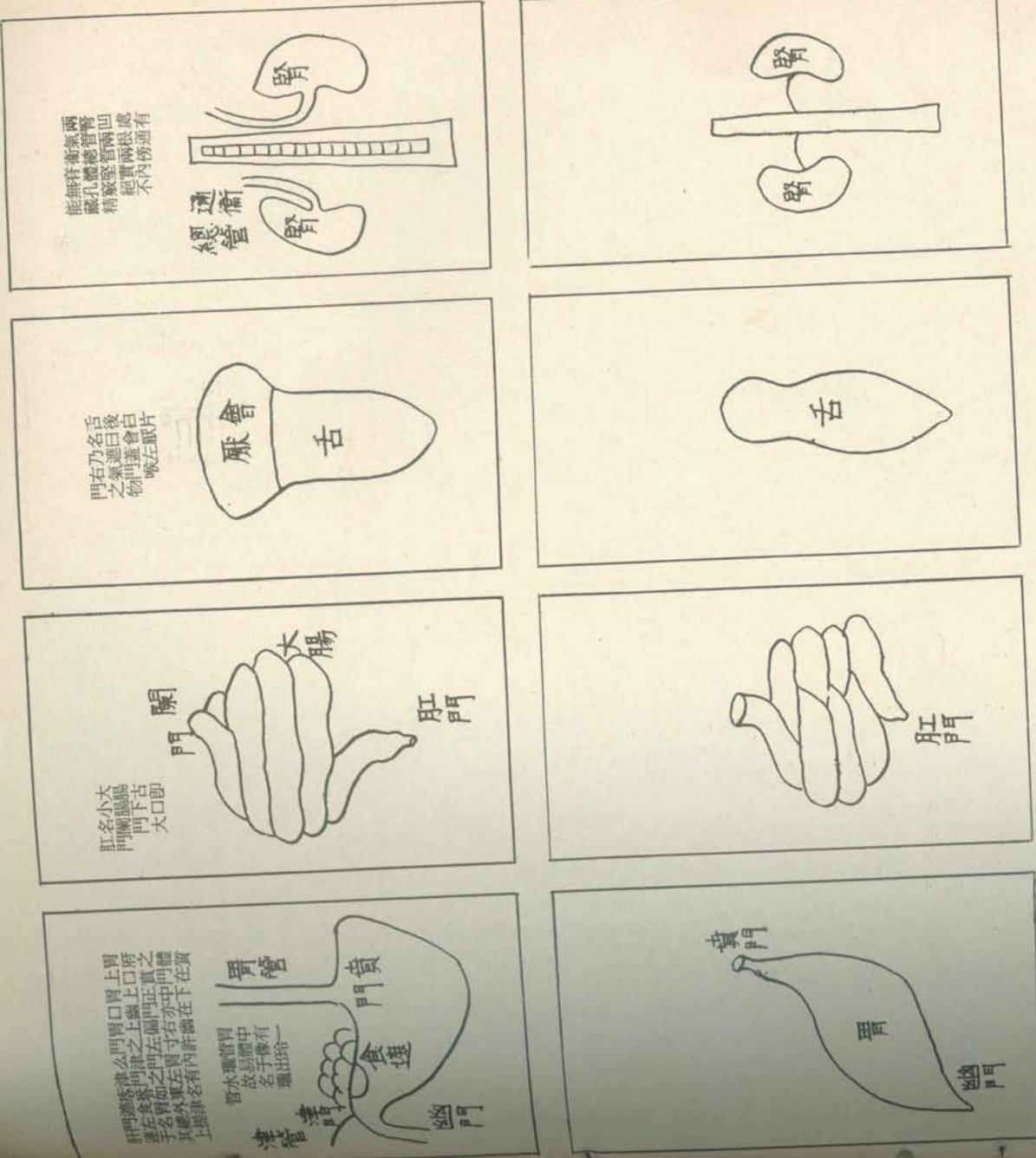
三

時，皆以破壞，未能驗明；在心下心上？是綱是正？最爲遺憾！至嘉慶四年六月，余在奉天府，有遼陽州一婦年二十六歲，因癲疾打死其夫與翁，解省擬斬，解省擬斬，跟至西關，忽然醒悟，以彼非男子，不忍近前。片刻，行刑者提其心與肝肺，從面前過，細看與前次所看相同。後余在京時，嘉慶庚辰年，有打死其母之嗣犯，行刑於崇文門外吊橋之南，却得近前。及至其處，雖見臟腑，膈膜已破，仍未得見，却得近前。道光八年五月十四日，剛逆張恪爾（註三），及至其處，不能近前。看思一寘未成，不能終止。不意道光九年十二月十三日夜間，有定安門大街，板橋胡同恒宅，請余看症，因談及膈膜一事，留心四十年，未能審驗明確。內有江寧布政使恒敬公言：“伊曾鎮守哈密，領兵於喀什噶爾，所見謀殺逆尸甚多，於膈膜一事知之最悉。余聞言喜出望外，即拜附而問之。恒公鑑余苦衷，細細說明形狀。」王

年寫一部「天體運行論」，哈維二十年才出版僅七十二頁有圖血液循環一書。「余於臘附一事，訪驗四十二年，方得的確，繪成全圖。意欲刊行於世，惟恐後人未見臘附，議余故叛經文。欲不刊行，復慮後世業醫受禍橫濶，沿，又不知幾百年。」此恰與維薩留斯的繼承者帕拉西斯（Paracelsus）的觀點相互映照。他認為古典醫籍是醫學進步的最大阻礙，古書應當拋棄，新式醫生應當從新觀察自然，縱然是得之於江湖醫生乃至於新教徒

註三：天山南路的回民，因備受清政府之壓榨，積怨甚深。清道長齡、楊遇春等於嘉慶末奉張格爾爲首，屢次犯邊。

春往討，擒之。



董七十二年
四十九人未見
人受禱相
者帕拉西
書為古典書
醫生應為
新教徒

積念難
合、楊遇

(四)「醫林改錯」的創見及今日批判

王清任極富革命精神，其書無處不可發現其創作：

一、血管系統

古人所言血管分佈主要見於靈樞經經脈、榮氣兩篇。依其學說，人類之主要血管有十二，發陽於十二臟器，稱十二經脈。則中國古人不認為全身血管發源於心臟，而認為每一臟器具有獨立血管系統。各臟器之血管則認為由其所屬臟器發出。向外分佈於頭或手、足。醫宗金鑑所謂：「臟腑根於內經絡行於外即此意。在頭手足三部各臟器之血管末梢口一定順次相連接，因此十二臟器之血管相通成環狀。血漿在此環狀血管系中循環不已，此為中國之血流循環說，亦可稱十二經脈說。依十二經脈說，橫動脈屬於肺，稱為手太陰經；後脛骨動脈發源於腎稱為足少陰經。王清任知道橈動脈為頸骨下動脈之下行枝，併非發源於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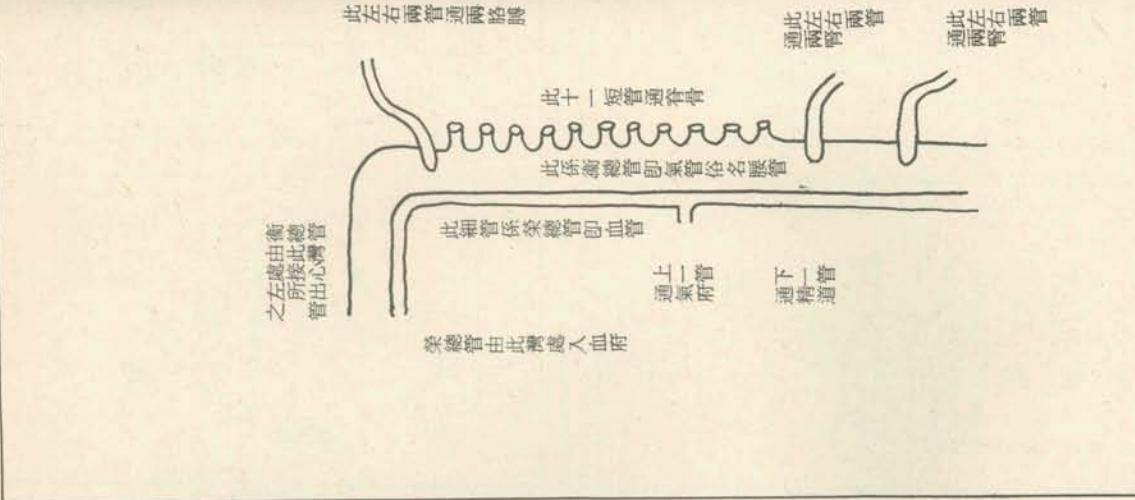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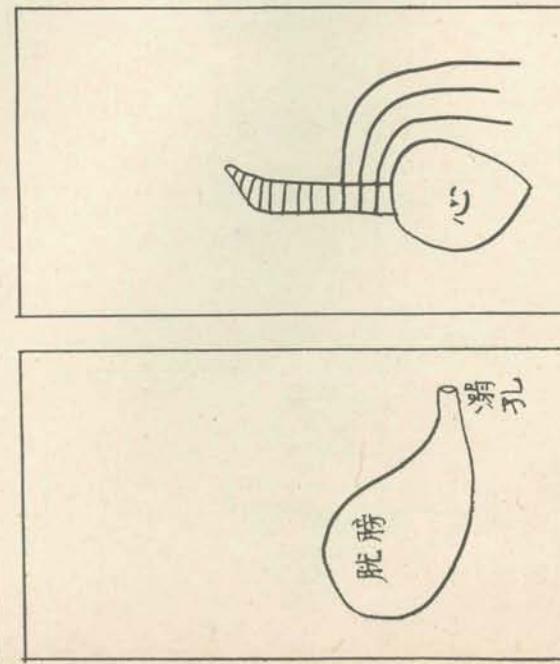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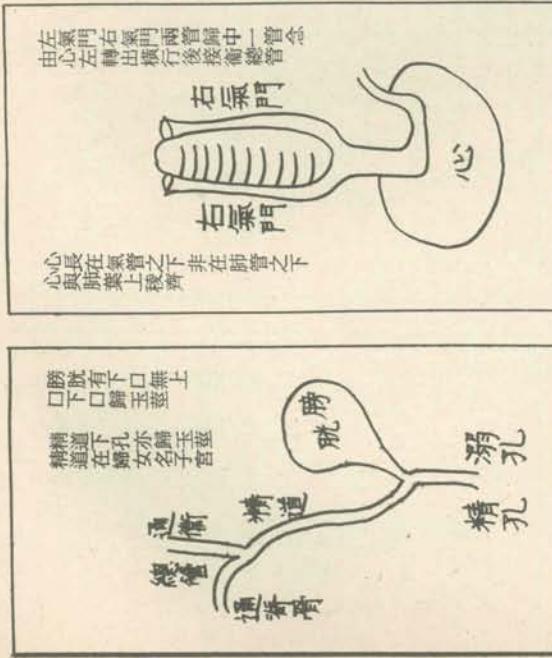
於肺。後脛骨動脈為總腸骨動脈之下行枝，併非發源於腎。後脛骨動脈不分布於足部，即王氏所言：「余親見百餘臘解並無向外長血管之形。」

十二經脈說完全不提大動脈及大靜脈，王著論及大動脈（衛總管）、大靜脈（榮總管）及其分枝。
十二經脈為中國傳統醫學之支柱，極具權威性。王清任發現其說與事實不符，心中必十分驚奇。為求慎重計，竟發誓曰：「脈之形（血管分佈情形），余以實情告後人，若違心裝神仙，喪天良誣論，必遭天誅。」

王清任斷定十二經脈不足信，故倡氣血合脈說。
王清任發現臘解各為總提，發現臘管各為肅管：「脾氣血合脈說的致命傷在否認動脈有血之存在——此錯誤基礎在王氏見死後動脈收縮無血，故認為動脈充滿空氣。

二、內臟系統

王清任發現臘解各為總提，發現臘管各為肅管：「脾中有一管，體像玲瓏易于出水。故名肅管。」今日知脾只



有血管，並無易於流水之管。脾之鄰近臟器——腹臟，則有管易流出腹液。所以瑞管必腹臟之輸出管。似乎王清任對肺、脾不分。

王氏以為食物之水液可從腸管流入大網膜。又以為大網膜即尿之生成器，故大網膜名為出水道，此亦大錯。

王氏言肝中絕不藏血。錯，肝乃全身臟器之最富血液者。

王氏言：左右氣門兩管由肝兩旁，下行至肺前半載處，歸並一根，如樹兩權歸一本，形粗如筋，下行入心。由此記述而觀之，左右氣門，又與左右總鎖動脈及其分枝相誤。關於作用則曰：痰飲津滯由此氣管而出。殊不知此動脈乃輸血液，分配於頭頸者，此錯誤可稱「醫林改錯」之最偉大錯誤。

三、臟

古人以為人之精神作用發自心臟，王氏引李時珍、李聲、汪訥庵諸人之說，認為人之靈機在腦不在心。
李時珍曰：「腦為元神之府」
金聲曰：「人之記性皆在腦中」
汪訥庵曰：「今人每記憶往事，必閉目上瞪而思索之。」
金聲嘗與西洋傳教士來往，其說受西洋影響甚深。王氏採其說，亦受西洋影響。

四、病 理
王氏病理重視血液，治療法以逐瘀為主。所謂逐瘀
驅逐瘀血之意。頭痛、胸痛、夜睡夢多、不眠、小兒夜
、心肺等神經症狀為其主要疾病。此說未見高明，後來
頗受攻擊。

(五) 醫林改錯的影響

王著「醫林改錯」之年（一八三〇）恰為法國七月革命，以後自由、民主的口號響徹雲霄，科學一日千里，醫學亦飛躍進步。五年後（一八三五）派克氏就在廣州設基督教醫院，一八五三創立醫學校；一八五六中國第一位醫學留學生黃寬回國，西洋醫學併解剖學挾其千軍萬馬之勢侵入中國。故「醫林改錯」可影響的年代實不多。陳定泰（字齋臣）一八二九年遇其師王昭孚得獲見王清任之「醫林改錯」，便慨然有訪真經絡之志，於是陪同梁璣山訪洋醫。洋醫出圖本相示，其書二寸厚，圖有數百，自皮肉以至筋骨，自臟附以至經絡層之相繪，精工異常。陳氏受刺激，乃以洋圖考證清任之說及古傳臟附經絡圖，判別真僞，成「醫談真傳二卷」，時道光二十四年。陳定泰自幼習醫，病驗者無多，轉而求之西醫，其「今日之我不惜與昨日之我決戰」之精神不下王清任。一八五一年英人Hobson 將英文解剖書譯成中文「全體新論」。一九〇〇年以後新醫學大量由日本輸入中國，無錫丁福保遂譯月書凡數十種，名為丁氏醫學叢書。至是以後，國人解剖全用洋書，遂不知有王清任、陳定泰，更不知有「醫林改錯」、「醫談真傳」。王、陳之奮鬥遂隨歷史而湮滅，良可長嘆。

王清任同時醫家陸九芝譏謂王清任是「骸骨堆中學醫」，歷史證明醫學的進步部分確由骸骨學來。

(六) 王清任的精神

王清任幾乎枯寂了二百年，及至民國八年十二月陳邦賢著「中國醫學史」推崇王氏為改良醫學之巨擘以來，王氏學說漸為世人所重。王吉民「中國歷代醫學之發明」（民國十九年六月）則謂「中國尊古之風最深，凡事必託古以自炫，雖有心得亦不敢創立新說（註五）王勦臣之『醫林改錯』，痛斥前人之謬，其卓識膽量，殊令人欽佩，有謂彼為醫學改革家者亦非過譽。」閻德潤會就現代醫學觀點批判王氏「醫林改錯」著「醫林改錯之錯中錯」，刊於民國醫學雜誌，提供了研究王氏學說之便利。

王氏之精神計有：

一、打破崇古、尊古之觀念

中國因傳統觀念的影響，對死後屍體極為珍貴，此固部份祖先崇拜或「孝」觀念的表現，三大家儒、道、釋亦推波助瀾之。故中國解剖學雖曾在王莽時期解剖過王孫慶，有過光芒一陣及宋代楊介亦有貢獻外，解剖學界實在茫茫黑暗中。中醫無解剖有如物理無數學般，故不得進展。王氏雖無維薩留斯全體解剖之幸運，僅止於利用機會觀見死屍，即知所見與古書不符，便發誓重繪臟附圖。此革命精神與閻若據「尚書古文疏證」之於經學界同，然閻著一出，疑古之風大盛，有清一代考證、訓詁遂光輝燦爛。王氏著作無關著之影響深遠，此乃社會風氣的因素，非王能力不夠。

二、打破陰陽五行之理論

查西方醫學史亦有類似吾國陰陽五行的論調，然文藝復興時代，醫家把物理、化學引用至醫學，創立「機械」論與「有機」論。西方醫學在此客觀、科學之助力下，一日千里。吾國醫學未能進步之一大原因之一乃固守在陰陽五行內打轉之故。金元以後更甚，幾乎無書不言陰陽五行。王氏著作全是自己親自觀察所得，全書無一言及陰陽或五行者。故其書令人易解如讀現代解剖書。其血液說完全採物理的科學原理——王著乃中國金元以後第一部不用陰陽五行解釋者。

三、不執意己說，不畏懼人言

王氏說：「著書不明臟附，豈不棄人說夢。治病不明臟附何異於盲人夜行。」又說：「秦越人著難經，張世賢割裂河圖洛書為之圖注，謂心肝肺以分兩計之，每件重幾許。大小腸以尺寸計之，每件長若干。胃大幾計，容幾幾斗幾升。其言彷彿似真，其實臟附未見。」其痛恨古人不解剖之心可知，更痛切地說：「今余刻此圖，並非標出己見，評論古人之短長，非欲後人知我，亦不避後人罪我，惟願醫林中人，一見此圖，胸中雪亮，眼底光明，臨症有所遵循，不致南轅北轍，出言含混，病或少失，是我之厚望。」

註五：本草、內經為漢時作品，偏要歸功於神農、黃帝。

主要參考書目

- 一、范適：明季西洋傳入中國之醫學，民三十一年中國歷史會出版，僅印二百部，據筆者所知中央研究院歷史所及方豪教授各有一部，另新加坡南洋大學亦有一部，此書考證精確、立論客觀，堪稱佳作。
- 二、陳存仁：中國醫學史。
- 三、陳邦賢：中國醫學史商務版。
- 四、戴榮鑑譯：醫學史概論、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出版。
- 五、謝利恒：中國醫學源流論。
- 六、人與醫學。
- 七、醫林改錯。